打了死結的套索中，就提起雙脚躍入溺人的泥沼內！哦！一我並不是說斐拉古夫人全然沒有錯，她錯得和她丈夫一樣地多一般地重，只是我不願置評，固然是因爲我不是女人，無法瞭解女人對失敗婚姻生活的感受，主要是因爲我不曾相識斐拉古夫人。可是，德揚！除了你以外，我是相當認識『小雨』的男孩，『小雨』的美是有目共睹，『小雨』的才華是衆所週知，但是在『小雨』身旁以打計數的男孩群中，眞正用心去瞭解她的個性喜好的，除了我們外，怕不再作第二人想。雖然她不像斐拉古夫人似地『嚴肅、莊重』，相反地，她活潑得過火，灑脫得近似男孩，這是個性所使然，倒也無可厚非；但是，她與畫家的妻子一樣地不但不明白體貼的形式與關懷的定義，更不懂得該適時地開啓久鎖的門扉，容許感情的光臨！她一向否認自己是一位感情的豐收者，同時更莫明其妙地自承是感情的歉收者，卻不曾捫心自問自己是否是一位認眞勤勉的耕耘者!?她只懂得在各處菓園中播仔植苗，可是卻疏忽了該選擇一處中意的地方專心地除草、澆水與施肥，因此她的菓園怎能不歉收呢!?」星卒望了望丟棄了手中第十二個煙蒂的朋友，繼續又說「所以，德揚！男兒志在四方，你何妨拔出你鞘中的慧劍，試試它的鋒芒！也許你又會說：有一天『小雨』可能會改變得讓她能適合你，令你能適應她。可是，你可明白『置之死地而後生』的眞義?!『小雨』目前猶如一朵招展在春風中嬌艷的花朵，她不會在乎飛蜂舞蝶的多寡，因此如今你何妨暫時春眠，等待著秋雨多風降臨大地的時刻，屆時，如果你仍願意，你何以給『小雨』顧匙，任她在你的心園中避寒，任她在你的菓林中摘取滿懷的蜜果一」

「可是我擔心臨陣易將，會潰不成軍！」德揚急急地打斷他朋友的話。

「德揚！壯士斷腕，能不碧血飛濺，痛澈心脾嗎!?這樣作對你百益無害，對『小雨』更是利多於弊，至於結局如何，那也只有盡人事而後聽天命了！」星卒雙眼炯炯地瞪視著他的朋友。

「可是你的逆耳忠言會不會滲雜了你的傲慢與偏見？」

「你說這話未免太見外了，不錯！或許我有我的傲慢或偏見，我一向以爲造物者賦予人類感情的最大隔閡，不是語言的分歧，更不是貪慾的泛濫，而是傲慢與偏見所分泌的流毒，所形成的距離，但是我將盡力地試著去稀釋！去縮短！」

「星卒！說句肺腑之言，我很慶幸自己與畫家一樣地擁有一位忠誠的知友一奧圖．布哈德。」

「那麼你是否也願意效仿覺安。斐拉古下個明智的決心!?」星卒微笑地問著他的朋友。

「我搭明天凌晨的火車北返，去繼續走我該走的路！」

「那不太累嗎？德揚！」

「不會的」德揚指著潺潺的溪水說「這些年來心靈上的疲累已隨那溪水東去！」

「願感情的烈焰不曾灼瞎你的雙眼。」星卒一手握著他朋友的手，另一手拍著他的肩膀說。

蟻窩隨筆

—兼談漂泊的靈魂

—酉星卒—



德揚如晤：

前天，我接到「承智」遠渡台灣海峽的來信。當那手久違了兩年有餘的熟悉字跡映入我眼簾時，你可知我的手顫抖得有多厲害!?

信中，他說，如今白天他是荷槍捍衛疆土的勇士，但是夜裏，尤其是海風呼嘯的時刻，他是漂泊的靈魂。雖然至今他仍不曾懊悔當年毅然離開「小雨」，投身革命熔爐的決定；只是，當鄉愁隨著血液奔行，侵蝕著心臟的時候，不免會憶起八掌溪畔彌陀寺的梵鐘、蘭潭潭畔相思林下的垂釣、以及天長地久橋下溪谷中的誓言……。

德揚！我倆翡翠溪畔別後，相信你已看完了赫曼赫塞的「漂泊的靈魂」。咱們何妨各抒所見，然後託魚雁將我倆的感受與領悟遙贈給閩江口外孤獨的靈魂，稀釋他血液中濃郁的鄉愁。

你可羨慕赫塞筆下那位流浪漢——克努培雲遊四海的生活？克努培可以不愁吃住地四方旅行，因爲到處有他熟識的友人。他可以在那些黃澄澄的麥田旁遊蕩，向樸素的農人們講故事；或者躺在涼爽的核桃樹下，用剪影畫哄騙孩子們；甚至於在雷溪斯台頓的硝皮匠家中作客時，又受到好友年輕太太的曲意逢迎。

可是這一切，他付出的代價何止千鈞?!既是鄉愁的刻骨蝕心又是青春的空度虛擲！而且，當他視茫茫而髮蒼蒼，又爲病魔纏身的時候，他搭了載運小牛的便車返抵鄉門。但是，故鄉的一切卻是那麼地熟悉，又是無比地陌生！

水車上面小屋中幼時游泳的水堰、第一次與女孩情話綿綿的灰色山牆、小石子堆成用以飼放蜥蜴的小假山、以及夜晚他與最初也是最終戀人一傅蘭翠一赤足拍水的河川……這一切都是幼時烙印在腦海中的影像。可是景物依舊，而故人何在!?當克努培得知傅蘭翠已經不在人世，他感到一切都破滅了，他這次回來唯一的目的就是爲了她，如今，人生還有什麼意義，何必還在故鄉的這些街道與園圃之間徘徊呢!?

呵！德揚，我雖非克努培，可是此情此恨怎堪受？但也唯有此刻的心境我才能想像：當初承智置嚴父的殷望與慈母的叮嚀於不顧，決心畢生投身軍旅時的毅力，以及如今他夜聽浪濤聲，低頭思故鄉的滋味。

雖然在克努培臨終時，上帝對他說：「…你用我的名義去漫遊了，一定是不斷地把自由後的一些鄉愁帶給那些定居的人們了。你以我的名義做了愚蠢的事，被世間的人嘲笑著，被喜愛著……，你受過的苦和我付出的代價與經驗是相等的。」但是，我總以爲克努培所付出的仍然得不償失，他更不該爲了傅蘭翠而流浪以逃避現實，浪費了受之父母的生命！也許是因爲時局與背景的迥異，我覺得承智的作爲較之克努培來得高明；尤其是在我讀了「狂風沙」、「狼煙」、「滾滾遼河」與「異域」之後，那股澎湃於胸懷中的熱血，總令自己有投筆從戎躍馬中原的衝動！

德揚！有朝一日我們三人，或許可以築廬天池池畔，醉飲高粱，見識一下所謂的「人參、貂皮、烏拉草」；或是並轡出塞，去欣賞「天蒼蒼、野茫茫、風吹草低見牛羊」的風光，嚐嚐「牛奶、炒米、蒙古包」的滋味；一遊李太白筆下「朝辭白帝彩雲間，千里江陵一日返，兩岸猿聲啼不住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」的長江三峽；泛舟西湖，瞻仰岳武穆當年立誓直搗黃龍黎庭掃穴的豪氣與雄心……。

老實說，我極想否認克努培所說的那句話，可是卻又無能爲力。他說：「每個人都有他的靈魂，那是不能與別人混合的。兩個人可以一起行動，互相交談，同處在一起。但是他們的靈魂如同花朵，每一朵花有生根的地方，不能移到另一朵花裏，除非是脫離它們的根…。」德揚！其實花朵彼此都眷戀著，互相需要飄送芳香和傳遞花粉，但是花朵自身無法完成這任務，那是風的工作，遺憾的是風這傢伙受了「傲慢與偏見」的左右，都是隨著它喜好的方向吹著。

所以承智固然無法把「小雨」這朵花移植到他的靈魂中，我更不願見她枯萎在我的心園裏，因此我們三人中只剩你這位勤勉的園丁。你是否仍將繼續試著改良花朵的品種，令她能適合你的溫室？固然你的確有責任照

顧著「小雨」，直到她能在你的溫室中開花結仔；或是助她等待著一位更能給她快樂與幸福的花匠蒞臨，如此才不辜負我們在天長地久橋下，爲挖掘「小雨」這株空谷幽蘭所花費的心血。不過這一切得付出不計代價的犧牲，忍受椎心泣血的折磨，你不在乎嗎?!

或許你會灑脫地說：「人生在世，何必凡事在乎?!克努培不是說：『最美好的東西總是這樣，除了快樂之外，還感到帶有悲哀和恐懼……不管多漂亮的小姐，青春年華一過，也總免不了凋殘和死亡…世上許多友誼會毀滅，愛情也是免不了的。』?」這話是不錯的，德揚！有思想的人總是在感情與理智的深淵中掙扎生存。

所以當克努培歸老故鄉，雖然爲的是想見傅蘭翠的一面，但是他心裏也明白，與其童顏鶴髮老態龍鐘地相見，倒不如天人相隔地回憶著心坎中腦海裏美好的影像!?所以在奄奄一息的時刻，他向上帝抱怨說：「你沒讓我十四歲時就死掉，這就是缺點啊！如果這樣做的話，那我的生命會如同成熟的蘋果一樣地完美…罪過與悲哀已經種下了根，美好的歲月是事實，當時也許像我那樣啜乾酒杯，迷著跳舞，慶祝玩昧著戀愛之夜的人並不多。不過要是在那適當時結束就好了……。」

德揚！我想我也該適時地擱筆了。只是窗外明月滿「蟻窩」、蛙鼓又齊鳴、不知孤獨是否又糾纏著飄泊在閩江口外的靈魂？

星卒寫于蟻窩一九七三、五、十七夜

赫塞名作選

—巴雷—

